

通俗演唱叢書

毛病在哪裡

話劇

韋聖英著

1234

新文藝出版社

PDG

內 容 介 紹

某里弄的自來水費突然增加，居民提了很多意見，居民委員會幹部孫常德很着急，請自來水公司派了人來檢查，可是查不出毛病在哪裏！

這時，正在里弄後面修馬路的工程隊工人顧盛發來找居民委員會，他反映說：路基下面有抽不完的積水，可能是里弄裏的水管漏了。假使水管漏水，日子一久，地下牆基受損，房子就會塌。孫常德聽了更加着急，他的姪孫女幗君就打電話和自來水公司聯系。因為是星期天，公司派了個值班技術員嚴正仁來，但他不去檢查水管，只向孫常德他們詢問了一陣，就肯定說水管不漏。這種官僚主義的態度，引起了里弄居民很大的不滿。

孫幗君決定親自去找自來水公司的技術工人趙繼明來檢查，沒想到趙繼明因為昨天查不出毛病，今天放棄休息，自動跑來檢查了。嚴正仁走到外面想起孫常德說的，大家不用水，水表還在走，這裏面一定有問題，因此又回來，想再問一下，正碰到趙繼明。這時，孫幗君到自來水公司撲了個空也回來了。大家就在一起研究毛病到底在哪裏！趙繼明想到路基下面有抽不完的水一定是進水管漏了，因為抽水機的馬達聲蓋住了漏水聲，所以沒有聽出來。當即由孫幗君去和顧盛發聯系，關了馬達。這樣一來，趙繼明才把漏水的毛病查了出來。原來毛病出在水管接頭的地方。因為解放前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在水管接頭的地方，馬馬虎虎用青鉛鑲上就算完事，日子一久，青鉛給水冲掉了，因而漏水。

水管的毛病找到了。同時，嚴正仁也發現了自己身上的毛病。

人物 孫常德 居民委員會主席，六十二歲。(簡稱孫)
孫幗君 孫常德的姪孫女，二十二歲，區婦聯幹部，很關心
 心里弄工作。(簡稱幗)
顧盛發 市工務局工程隊修路工人，二十八歲。(簡稱顧)
季 彬 居民委員會文娛組副組長，二十六歲。(簡稱季)
嚴正仁 自來水公司技術員，三十二歲。(簡稱嚴)
趙繼明 自來水公司技術工人，二十三歲。(簡稱趙)
居 民 甲、乙兩人。

時間 一九五三年夏天。

地點 居民委員會辦事處。

佈景 正面牆的正中有兩扇從中間推開的窗。窗外是馬路，可
 以看到路旁堆着修路用的水泥管，和工務局工程隊搭的
 草房子。草房門口掛着一塊「工務局工程隊」的木牌子。
 (這些窗外遠景，如有條件可用三夾板畫襯景；無條件可
 以不要。)窗的兩邊牆上掛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像。
 左面牆上的門通外面，門旁有一隻公用電話機，電話機
 旁有一隻木箱，箱旁掛有一本練習簿。牆上掛有錦旗、招
 貼畫和日曆等。

右面牆上的門通屋子的後門，牆上掛着照片、招貼畫和

愛國衛生公約。

台中央有一張長會議桌，桌上有熱水瓶和粉筆盒等，桌子周圍有靠椅。

幕啓 初昇的陽光照進窗來。馬路上傳來馬達打水聲，間或有修路工人扛石子發出的「杭唷」聲。

〔孫常德從左門進來，走了兩步，又回到門邊，掏出鑰匙，把門上的意見箱上的小鎖開了，從裏面拿出十幾張意見書，又順手把箱鎖上，然後到會議桌邊坐下，看意見書，看着看着，不覺讀出聲來。〕

孫 (唸)「往常我家自來水費每月只攤四萬多塊錢，爲什麼本月突然增加到八萬多元？是不是自來水公司把賬算錯了？居民委員會應該調查調查。」十二號提的。(放下這張，拿起另一張)「爲什麼我們這個月的水費要比過去多一倍？自來水公司看錯了水表吧？」二十號提的。(放下，又拿起另一張)「我們里弄用水一向很節約，人口也沒見增多，爲什麼水費一下多了一倍多，是不是自來水管子漏水？居民委員會應該請自來水公司來仔細檢查檢查。」三十號提的。(一張一張地看)自來水費，四十一號，三十五號，六十八號。(點了點數)十五份意見書，都是關於自來水費的。(站起，徘徊，尋思地)漏水？是漏水。我們這三百多戶人家，怎麼也不能用這許多水啊！(看見牆上的日曆，順手撕去一張，下面一張是

紅的)啊,今天是星期天,幗君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!要回來了也好和她商量商量。

〔門外腳踏車鈴響,孫幗君上。〕

幗 爺爺!

孫 (十分歡喜)幗君,我正在念着你,你這幾天怎麼不回家?

幗 我們區婦聯開會,會議又很重要,沒有空回來。爺爺,有什麼事嗎?

孫 你看,這些意見書,可弄得我好像熱鍋台上的螞蟻,不知怎麼轉才好!

幗 是不是因為這個月自來水費增加了,大夥提意見了呢?

孫 可不是!就爲這事,大夥意見很多,你幫我想想看怎麼辦。

幗 爺爺,我心裏也着急啊!那天自來水公司通知單一來,我心裏就嘀咕,這月水費怎麼要這許多!爺爺,我正想和你研究呢!

孫 好吧,你先把這些意見書看一看。(遞意見書給幗)

〔孫見窗子還關着,就過去開窗。窗子一開,馬達抽水機打水聲更清晰了。〕

幗 (邊看意見書邊問)爺爺,這是什麼聲音?

孫 抽水機在打水,我們這兒路面太低,一下雨就淹水,前兒個工務局派了工程隊來修馬路。以後,這

兒再也不會淹水了。(說完話，打了個呵欠，伸了個懶腰，又用手揉了下眼睛，接着又打了個呵欠)

幗 (還翻着意見書)爺爺，你這兩天身體怎麼樣？

孫 好孩子，爺爺這把老骨頭還算硬棒。

幗 怎麼我看你臉色老是不大好，眼睛也紅着？

孫 唔，熬了兩個夜，把眼睛也熬紅了。

幗 (責怪地)爺爺，你爲什麼又要熬夜？

孫 查水表啊！白天家家戶戶要用水，不能停，只有到半夜，人家都睡了，不用水了才能查。

幗 爺爺，你看會不會是自來水管子漏了？

孫 怎麼不是！前兒個我通知各戶，晚上十二點以後就別再用水，各家都要把水龍頭關緊。假如水龍頭壞了，一定要在白天請銅匠來修好。我和季彬在十二點鐘的時候，就去抄了總水表的數字，到三點鐘，又去看水表，可倒好，你猜怎麼着？……

幗 怎麼着？

孫 (從袋中掏出小筆記本)十二點鐘是〔250600〕，可到三點鐘就變成……變成〔253100〕了。

幗 〔250600〕……〔253100〕……哎呀！三小時漏掉二千五百加侖！這末說，三小時要漏掉十一立方公尺多水！

孫 是啊，三個鐘頭就漏掉十一立方公尺多！

幗 爺爺，你請自來水公司來檢查沒有？

孫 昨兒個我一早就到自來水公司去聯系，他們下午就派一個同志來檢查，檢查半天也沒檢查出毛病來！

幗 是不是那個自來水公司的同志工作粗枝大葉，不負責任，所以沒有把毛病找出來？

孫 哎，孩子，可不能冤枉好人，不能亂給別人扣帽子！自來水公司那個同志可是個好同志，他從下午兩點鐘到五點鐘，實足檢查三個鐘頭，手脚沒停過。人家從前弄跑到後弄，這條支弄跑到那條支弄，也不管陰溝洞有多髒，就朝下一蹲，耳朵附在機器上聽，一蹲就是好幾分鐘。人家工作才叫仔細負責吶！他還說，這次沒查出來，改天還要來檢查呢！

幗 改天是哪一天呢？

孫 今天是禮拜天，可能明天會來的。

幗 一天要漏掉多少水啊，不能等到明天！我打個電話給自來水公司，請他們今天就派人來檢查。

孫 你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天，人家休息？

幗 休息？休息也得有值班的呀！

孫 那麼你就打個電話試試。你知道自來水公司的號碼嗎？呶，我這小本本上有。（把小筆記本交給幗）

幗 （接過小筆記本看後，拿聽筒撥電話）喂！自來水公司嗎？我是福祥里居民委員會……我們里弄裏的自

來水管子恐怕漏了，請你們來檢查一下……是呀，昨天來檢查了，沒檢查出來呀，今天請……什麼……今天星期天不辦公。那你們總有值班的……噢，你就是值班的。什麼？你們的一個同志已經出來調查了？那我們……是呀，我們是福祥里……噢，你們那個同志就是到我們這兒來調查的。好，謝謝，再見！（掛上聽筒，翻開木箱邊的練習簿，用鋼筆記上打電話的次數。把小筆記本還給孫）

孫 怎麼，他們派人來了？

顧 是的，他們已經派人來調查了。

（顧盛發在門口出現。）

顧 這兒是居民委員會嗎？

孫 是的，同志你找誰？

顧 我找居民委員會主席孫常德同志。

孫 我就是孫常德，同志你有什麼事？

顧 （與孫握手）我是工務局工程隊的修路工人。這兩天我們在修你們弄後的馬路，掘開路面發現地底下有水，就用抽水機想把水抽清，誰知昨天剛抽完，今天又有水了。我們想，恐怕是你們里弄裏的自來水管子壞了。特地來和你們聯系一下，請你們找人檢查檢查！要不，地下的空洞就要沖大，慢慢就會沖壞房子的牆基，日子一久，房子就會倒塌下來！

幺 (吃驚) 哎呀，問題這麼嚴重！

孫 (着急) 幺君，我看無論如何要爭取在這兩天把毛病找出來，這不單是水費多少的問題，還要冲壞房子的牆基，是個嚴重問題。(轉向幺) 啊，同志，你貴姓？

幺 我叫幺盛發。

孫 幺同志，謝謝你，我們本來還沒有認識到這件事情有這麼嚴重，經你這麼一提，我完全明白了！

幺 你們快找人來檢查吧。

孫 我們找了，昨天自來水公司派人來檢查沒查出什麼。一會兒他們還要派人來調查。

幺 那好。老大爺，我走了。你有事可以找我，我就在後面馬路上。(走向門口)

孫 好，幺同志，謝謝你啊！(幺盛發下)

幺 自來水公司的人怎麼還不來？

孫 總要來的。

幺 爺爺，我到自來水公司去一次。

孫 幺君，人家說我老頭子性子急，你比我還急。人家自來水公司說了派人來，早晚總要來的，你去不去還不是一樣的！

幺 不是啊，爺爺。我有一個朋友在自來水公司工作。他叫趙繼明，是個技術工人。我和他是三個月前在青年團員聯歡會上認識的。

孫 今天是禮拜天，人家不要休息？

幗 沒關係。

孫 你跟人家不太熟悉，人家肯一叫就來？

幗 爺爺，不熟悉也沒關係，現在做事是爲人民服務，不像舊社會那樣，專門講交情。他又是團裏公開表揚過的好團員，工作很負責任。我和他認識以後，常在一起談工作，談學習，或者玩呀，這個人蠻熱情。（爽朗地笑了笑）說起來我們還是小學時候的同學呢。

孫 好吧，找他來看看，能查出什麼地方漏水就好。

幗 那我就去了。

孫 好。

〔幗正欲下，嚴正仁挾着一隻皮包，隨着居民甲、乙上。〕

甲 （爲嚴與孫兩下介紹）這是自來水公司來的同志，（指孫）這是我們居民委員會主席孫常德同志。

乙 （高興地對孫常德和幗君）這下好了，自來水公司派這位同志來了。

嚴 （自我介紹）我叫嚴正仁。

孫 噢，嚴同志你請坐，你是來檢查水管的？

嚴 不，我是來調查的。你們給我們公司的書面意見，我們已經收到了。（打開皮包，拿出本子）在本月十號已經派工人來檢查過了。

孫 是，昨天有個趙同志來檢查過。

〔孫幗君不走了，她以爲來的人也許能檢查出毛病來。

嚴 據你們說，發現地下水管有漏水現象，但是根據工人同志的彙報，檢查了三個小時零八分，並沒有查出漏水現象。所以，公司特地派我來了解一下情況。

孫 嚴同志，你是不是現在就去檢查一下？

甲、乙（同時地）對，嚴同志，請你去檢查檢查。

嚴 不用，不用。老大爺，我們先談一下。

孫 好的，好的。嚴同志，我們福祥里每個月用水總在三千立方公尺上下，每次的水費總在三百五十萬元左右。（對幗）幗君，是這樣嗎？

幗 是的，爺爺。

孫 這個月不知怎麼的，公司開來的通知單上，水費比以往多出一倍。（對幗）幗君，是嗎？

幗 是的。

孫 幗君，你再把上一個月的水費通知單拿出來給嚴同志看看。

幗 好。（要去拿通知單）

嚴 不用，不用，我這兒有。（從皮包中拿出夾子）請你說下去。

孫 居民們反映很多，我們懷疑是地下水管子漏了，要請你們公司好好地檢查檢查。

嚴（一推眼鏡）噢，你們對昨天來檢查的工人有什麼意

見嗎？譬如說，工人同志的工作有沒有馬馬虎虎、不負責任的地方？

孫 那位青年同志啊，沒說的，態度好，負責任，工作認真。

嚴 好，好。（用筆在紙上迅速的記了兩筆）請問：你們對他的工作信任不信任？

孫 信任，應該信任。

嚴 好，很好。我敢斷定大水管並沒有漏水，請你們不必懷疑。

孫 這個……

甲 什麼，不漏水，誰說的？

乙 不漏水，水費能一傢伙多出一倍？

孫 嚴同志，前天和昨天半夜全里弄停止用水以後，我親自去檢查水表，水表還是在走動呀！

嚴 可能是你們里弄裏有些用戶水龍頭壞了，漏水。

孫 這兩天我挨戶檢查過，沒有一戶水龍頭壞的。

幗 就是有一點點漏，也不能多出一倍呀！

嚴 這個我們比你們清楚。（演講似地）夏天，天氣熱了，洗衣服呀，洗被子呀，洗澡呀，水是要用得有些；還有，眼下我們正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，家家戶戶都經常大掃除，沖牆壁呀，拖地板呀，洗碗櫥呀，都得用水，你說是不是？（指牆上的愛國衛生公約）喲，你們保證兩星期全里弄大掃除一次，這就要多用多少

水啊！

孫 嚴同志，你來時總該看見我們弄裏的兩口井吧，我們里弄大掃除一直是用井水的。

嚴 這個……就算大家用水都很節省吧，根據科學道理，天熱了，人喝水也要增加，一個人只要一天多喝兩三杯水，一個月就要多用多少水！

囑 嚴同志，剛才工務局工程隊有個同志來和我們聯系，也說我們里弄的地下水管可能在漏水。

嚴 笑話，他們修馬路的，怎麼會知道地下水管子漏水！

囑 他們掘開地面，發現地底下有水，就用抽水機把水抽掉，可是昨天剛抽完，今天早上一看，又有水了，老抽不完。據他們估計，我們里弄的地下水管可能在漏水。

嚴 (解釋地)地底下的水是下雨天積下的，這裏地下的水和別處地下的水都是通的，所以這裏抽完了，又會馬上聚起來。怎麼能說是自來水管子漏的水呢！

孫 嚴同志，還是請你替我們檢查檢查吧！

嚴 (連連擺手)不用，不用，水管並沒有漏水，用不着檢查。

甲 什麼，用不着檢查，誰說的？

乙 嚴同志，這是有關我們全里弄居民的事，還是請你

去檢查一下。

嚴 (不愉快地)不用,我說不用,就是不用。

幗 同志,你不查清楚,怎麼能斷定水管不漏水呢?

嚴 什麼,我不清楚?我是技術人員,這點簡單的道理我不懂嗎!我是根據你們的反映,又根據我們工人檢查後的彙報,才下斷定的,怎麼說我不清楚呢!

孫 嚴同志,請你再仔細的檢查一次怎樣?

嚴 對不起,我是來調查的,不是來檢查的。

幗 你不是說,你是技術人員嗎?

嚴 是的,我是技術人員。不過公司並沒有派我來檢查。按照我們公司的規定,只檢查一次。假使你們還想檢查一次,請你們按照手續寫信來申請。

幗 只檢查一次?

甲、乙 (同時地)爲什麼?

嚴 公司規定只檢查一次。(對甲、乙演講地)你們一定要檢查的話,可以自己出錢請私商來檢查。不過,這是不必要的。昨天來檢查的那個同志是青年團員,是我們公司裏的勞動模範,工作上出名的認真負責。我們公司裏就沒有人不信任他的,他檢查了管保沒錯。我敢斷定水管沒有漏水。(轉對孫常德)希望你們向居民們解釋一下。

甲 (生氣地)我說,同志,我們羣衆看到你來,都很高興,以爲你一定可以把毛病檢查出來。可是你不

肯去檢查，硬說沒有漏水，我說，你工作不夠負責任！

嚴 什麼，我工作不負責任？我……（生氣地）同志，請你說話鄭重點！今兒個禮拜天，輪到我值班，我一早就出來調查，還說我工作不負責任！（欲下）

孫 （攔他）同志，你不檢查一下就走嗎？

嚴 我任務已經完成，沒有什麼可檢查的！

乙 簡直是官僚主義！

嚴 （回過身來，對乙）我，我是官僚主義？同志，你對我有意見，儘管提，可別亂給我扣帽子！好，我還要上別處去調查，對不起！（怒下）

孫 同志，你，（想攔沒攔住）真是不負責任！

幺 他以爲我們不會提他意見。我們要不要提？

乙 不提吧，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嗎！提也不管用。

幺 （奇怪地）爲什麼？

甲 他們想錢啦！解放快四年了，這種人還是這樣！

幺 這話不對，你怎麼知道他是想錢？

甲 這還不是菜碟裏舀水，一眼看到底的事！你沒聽他說，第二次檢查只有出錢叫私商來。我們剛才要是給他點『香煙錢』，他就會幫我們檢查了。

乙 老古話說：『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。』真是一點不錯！

幺 那是解放前的說法，現在怎麼能相信這種話！

甲 對這種人就不能不相信這句老話。

幗 現在和從前不一樣了，老話信不得了。

孫 噫，幗君，我們向自來水公司提他一條意見！

幗 是的，爺爺，我現在就到自來水公司去。

孫 什麼，現在就去提意見？

幗 不，我先去找趙繼明同志，請他來幫我們檢查檢查。順便對公司裏提一點意見。

孫 對，去吧！早一天檢查出毛病，早一天修理，可以節省人民財產，又可以防止危險。

幗 我去了。

孫 好。

〔孫幗君正要出去，季彬匆匆進來。〕

季 幗君同志，上哪兒去？

幗 上自來水公司去找人來檢查。

季 他們不是派人來了嗎？剛才我在弄堂裏還看見那個戴眼鏡、挾皮包、掛自來水公司證章的人，在和管弄堂的老王談話呢。

甲 不提他啦，這傢伙工作不負責任！

乙 一個官僚主義者，把人都氣死了！

孫 噢，他倒找老王去了解。現在還在不在？我去找他。

季 不知道他走了沒有。

孫 我去看看。（匆匆下）

乙 (對甲)走，我們也去看看，要是還沒走，再和他講講理。

甲 好。(和乙同下)

季 怎麼，那傢伙耍官僚架子啦？

幗 簡直不負責任！

季 是啥情況，你說給我聽聽。

幗 你問我爺爺吧，我要去找一個人。(欲下)

季 嚶，幗君同志，這篇黑板報稿子你先幫我看看。

幗 (止步)什麼內容？

季 我來唸給你聽。

幗 給我看一下吧。(接過稿來，坐在椅子上看)

季 (自言自語地表白起來)老胡整天忙着他們紗廠裏的工會工作，把里弄裏的文娛工作全推給我自己搞，他當這個文娛組正組長，可真是『坐在沙發上吃大菜』，舒服極了！我這個副組長什麼都要搞，還要寫黑板報。(傻笑)哈哈！可不要批評我包辦代替呀！

幗 (大略看完，鄭重地)季彬同志，能爲人民多做點事情是光榮的。

季 這個……嚶，當然是愉快的事情。我這個人是喜歡實事求是的，不喜歡在嘴上誇誇其談，理論脫離實際……

幗 這就好。(指稿)這篇稿子寫得太長，內容有國外的、國內的、本市的，大部分都是報紙上發表過的，